

浅析汉语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形式

高 雪, 阿迪拉·阿不里米提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 要

汉语连动句作为孤立语中多动词线性排列的典型句式,在维吾尔语这一粘着语中并无结构上的直接对应。本文以汉语连动句的语义分类为框架,将其归纳为连续关系、修饰关系、目的关系、因果关系、互补关系及“有”字型六种类型,结合巴金《春》及其维吾尔语译本等语料,系统考察各类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研究发现,维吾尔语依托丰富的非谓语形态手段,将汉语线性排列的多个动词重组为以单一核心谓语为中心的层级结构,不同类型的连动句分别对应不同的非谓语形式,其对应表达呈现出多样化与规律性并存的特征。汉维连动句对应形式的差异,根源于两种语言在句法组织方式及核心谓语位置上的根本类型差异。明确二者的转换规律对汉维双语教学与翻译实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汉语连动句, 维吾尔语, 对应形式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Chinese Coordinate Sentences in Uyghur Language

Xue Gao, Abulimiti Adil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e Chinese consecutive verb construction, as a typical sentence structure of multi-verb linear arrangement in isolating languages, has no direct structural counterpart in the agglutinative language of Uyghur. This paper takes th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consecutive verb constructions as the framework and classifies them into six types: sequential relationship, modifying relationship,

purpose relationship, causal relationship,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nd “there” type. By combining with the text of Ba Jin’s “Spring” and its Uyghur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 forms of various consecutive verb constructions in Uyghu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Uyghur language relies on rich non-subject-predicate forms to reorganize the multiple verbs linearly arranged in Chinese into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a single core predicate. Different types of consecutive verb construction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non-subject-predicate form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present a feature of both diversity and regularit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Chinese-Uyghur consecutive verb constructions stem from the fundamental type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organiza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core predicat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larifying the conversion rul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bilingual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Uyghur.

Keywords

Chinese Consecutive Sentence, Uyghur Language, Corresponding For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连动句(或称连谓句)是由连动短语作谓语构成的句子(包括由连动短语构成的非主谓句) [1], 是汉语中极具特色的句式, 有统计现代汉语中连动结构的使用比例达到 50%, 使用频率极高[2]。汉语作为孤立语, 动词无形态变化, 依赖语序与意合表达复杂动作关系; 维吾尔语作为粘着语, 拥有发达的动词非谓语形态及格位标记系统, 以形合为主要手段。维吾尔语一个句子中通常只有一个核心谓语动词, 其他动作行为需通过非谓语形式降级表达。这一根本性的语言类型差异, 使得汉语连动句在维语中无法找到结构完全一致的句式, 其对应表达呈现出多样化和规律性并存的复杂面貌。明确不同类型连动句式在维语中的对应形式及其转换规律, 对于汉维双语学习与翻译实践具有切实的参考意义。

目前学界对汉维语法的对比研究虽已有一定积累, 但专门以连动句为对象、以语义类型为纲进行系统对应分析的成果仍较为有限, 鉴于此, 本文拟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汉语连动句在维语中的对应形式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系统的分类研究。

2. 汉语连动句的核心语义分类及句法特征

本章从主语与各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VP₁ 与 VP₂ 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多项连动短语之间语义关系的复杂化表现三个维度, 梳理连动句的核心语义分类, 并揭示相应的句法特征。

2.1. 主语与各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根据主语与各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基本情况, 有时也可再细分出其他类型。本文仅讨论主语与各连动短语之间最核心的几种语义关系, 其他边缘情况暂不涉及¹。

2.1.1. 主语是各连动短语的施事

主语是所有动作的发出者, 主动发出 VP₁、VP₂ 等动作。

¹所谓边缘情况, 指主语不充当施事或受事的连动句, 主语是时间、处所或工具等, 不直接参与动作的施受关系, 本文暂不讨论。

他穿上大衣(VP₁)走了出去(VP₂)。

妈妈去市场(VP₁)买菜(VP₂)。

这是连动句中最常见、最典型的一类。主语的施事身份贯穿所有连动短语, 前后动作一脉相承, 共同构成同一个行为过程。整个句子体现的是同一主体连续发出的几个关联动作。

2.1.2. 主语是各连动短语的受事

主语是所有动作的承受者, 动作由他人发出, 主语被动承受。

信写好了(VP₁)寄出去了(VP₂)。

文件放在办公室(VP₁)没带来(VP₂)。

该类型中, 主语始终处于被支配、被影响的位置, 承受各个动词短语所表示的动作。

2.1.3. 主语是施受同体

主语对前一个动作是受事, 对后一个动作是施事。

张老师调到北京(VP₁)工作去了(VP₂)。

老张被叫去办公室(VP₁)汇报工作了(VP₂)。

这一类最为特殊, 主语在同一个连动结构中经历了语义角色的转换: 对前一个动作是受事, 对后一个动作则变为施事或活动主体。主语由被动过渡到主动, 语义上形成“先受后施”的动态转折。

2.2. VP₁ 与 VP₂ 之间的语义关系

连动句内部语义结构的关键维度之一, 在于连动项之间, 即 VP₁ 与 VP₂ 所构成的直接语义关联。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以下七类主要语义关系及其句法表现逐一加以分析。

2.2.1. VP₁ 与 VP₂ 表示顺承关系

VP₁ 与 VP₂ 表示先后连续的动作, 前者完成后者才开始, 且连动短语的位置顺序不能相互颠倒。

他打开书包(VP₁)拿出一本书(VP₂)。

我拉开门(VP₁)走出教室(VP₂)。

2.2.2. VP₁ 修饰 VP₂

VP₁ 表示 VP₂ 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手段、工具或伴随状态。根据语义的细微差别, 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子类型:

(1) VP₁ 表示 VP₂ 的工具或手段

她用剪刀(VP₁)剪纸(VP₂)。

我坐公交车(VP₁)回家(VP₂)。

他用钢笔(VP₁)写字(VP₂)。

VP₁ 中的动词性成分涉及某种工具或手段, 用以完成 VP₂ 所表示的动作。从语义指向看, VP₁ 的工具宾语虽在句法上受 VP₁ 动词支配, 但在语义上同时为 VP₂ 所凭借, 形成“用某物做某事”或“借某物做某事”的深层逻辑。

(2) VP₁ 中的动词(常带有表示动作持续的助词“着”)表示 VP₂ 进行时主语所保持的姿态或伴随状态。

她笑着(VP₁)对我说(VP₂)。

小明躺着(VP₁)看书(VP₂)。

这类结构中, VP₁ 与 VP₂ 在时间上重叠, VP₁ 为 VP₂ 提供伴随性的情景信息, 形成“以某姿态做某事”或“在某状态中做某事”的语义关系。

(3) VP₁ 直接描述 VP₂ 进行的具体方式

大家鼓掌(VP₁)欢迎新同学(VP₂)。

他们冒雨(VP₁)赶路(VP₂)。

VP₁ 在语义功能上接近动词性状语, 与 VP₂ 构成“以何种方式行事”的修饰关系。此类连动句的语义核心为“以某一动作方式去执行另一动作”, VP₁ 的作用是将 VP₂ 的行为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2.2.3. VP₂ 是 VP₁ 的目的

VP₂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是 VP₁ 的目的或意图, 前者为后者的实现提供铺垫。根据 VP₁ 的动词类型, 常见的有以下子类型:

(1) 位移表目的: VP₁ 含趋向动词“来/去”, VP₂ 表目的

我去书店(VP₁)买书(VP₂)。

亲戚来我家(VP₁)看望奶奶(VP₂)。

“来”“去”等趋向动词后接处所宾语或直接与 VP₂ 相连, 构成“位移—目的”的语义链条, 其中 VP₂ 说明位移行为的目的。

(2) 动作表目的: VP₁ 是非位移动作, VP₂ 表目的

妈妈戴上眼镜(VP₁)织毛衣(VP₂)。

我打开电脑(VP₁)查阅资料(VP₂)。

此类不涉及明显的空间位移, VP₁ 为一般性实操动作, 是为顺利开展、完成 VP₂ 所做的准备行为, VP₂ 是所要达成的任务与预期结果。

2.2.4. VP₁ 与 VP₂ 存在因果关系

VP₁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是 VP₂ 的原因或前提, VP₂ 是 VP₁ 导致的结果或后续行为。

李老师生病(VP₁)住院了(VP₂)。

阿迪力不小心摔倒(VP₁)伤了腿(VP₂)。

2.2.5. VP₁ 与 VP₂ 存在条件关系

(1) VP₁ 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 VP₂ 发生的条件、前提或依据

找准方向(VP₁)才不会走弯路(VP₂)。

你早点出门(VP₁)就能赶上公交(VP₂)。

(2) “有”字型连动句

VP₁ “有/没有+宾语”表示主语是否具备实施 VP₂ 所需的某种资格、能力或条件, VP₂ 的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该条件的存在与否, 属于条件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老张没有钱(VP₁)买新车(VP₂)。

他有资格(VP₁)参加竞选(VP₂)。

“有/没有”的宾语由抽象名词充当, 此种句式可以作如下变换: 第二个动词结构变换为第一个动词的宾语的定语[3]:

老张没有买新车的钱。

他有参加竞选的资格。

2.2.6. 正反互补关系

VP₁ 和 VP₂ 从正反两个方面或不同角度互相补充、互相说明, 共同陈述主语的行为或状态。

妹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VP₁)不出来(VP₂)。

她一直拉着我的手(VP₁)不松开(VP₂)。

2.2.7. 宾语共享关系

VP₁ 的受事宾语同时也是 VP₂ 的受事, 两个动词共用一个宾语, 形成语义上的紧密联结。

我买了本书(VP₁)看(VP₂)。

小刘煮了碗面(VP₁)吃(VP₂)。

2.2.8. 特殊语义关系

VP₁ 表示实施某一动作行为, VP₂ 说明该动作引发的结果、身心状态或行为达到的程度情态。V₁ 复用、V₂ 同形带补语的形式在汉语表达中也比较常见。

他讲维语(VP₁)讲得非常流利(VP₂)。

他喝酒(VP₁)喝醉了(VP₂)。

2.3. 多项连动短语间语义关系的复杂化

一个连动短语里如果只有两个动词性词语, 连动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比较单纯的[4]。然而连动句各连动项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化, 其语义关系往往十分复杂, 即一个连动句中各连动项之间存在两种及以上的语义关系[5]。当连动结构扩展为三个或三个以上谓词性成分时(VP₁ + VP₂ + VP₃ + ... VP_n), 语义关系的复杂性显著增加。

多项连动之间可能形成链式的时间序列, 各动作依次发生, 如:

他推开门进去坐下倒了一杯水。

也有可能形成不同语义关系的嵌套, 如:

刘婶带着孩子去超市买水果。

“带着孩子”与“去超市”是伴随关系, “去超市”与“买水果”是目的关系, 呈现伴随与目的混合的语义特征。此外, 多项连动短语连动句中, 各连动短语的语义重心存在差异, 通常最后一个 VP 是语义核心, 前面的 VP 均为语义核心服务。

3. 汉语连谓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形式分析

本章以前文对汉语连动句的语义分类为框架, 结合维吾尔语语料中的实际表达特征进行适当整合, 将连动句的语义关系归纳为连续关系、修饰关系、目的关系、因果关系、互补关系和“有”字型六种类型。本文的语料选自巴金长篇小说《春》及其维吾尔语译本, 笔者按六种语义类型, 从该文本中定向摘

录典型例句进行对应分析², 本研究侧重类型归纳与形式分析, 而非频次统计, 未作穷尽统计。

3.1. 连续关系连动句

连续型连动句中两个动作之间存在顺序关系, 前后动作在时间上连续发生、有承接关系。

- (1) 绮霞先放下碗走开去倒茶。

tʃiʃja qatʃini qojup tʃaj qujuʃqa ketti.

- (2) 她走回到藤椅前面坐下了。

u toqulma orunduqqa kelip olturdi.

- (3) 淑贞站起来把她坐的竹椅让给觉新。

ʃudʒen ornidin turup ʔzi olturʒan bambuk orunduqni dʒʔʃingʒ ʔtynyp berdi.

- (4) 她们一行人跨出堂屋的门槛往沈氏的房间走去。

ular saraj ʔjdin ʃiʔip ʃenʃini ʔjigʒ qarap ketti.

例句(1)译文以“qojup”副动词串联前后动作, 凸显先放碗、再去倒茶的时间先后次序; 例句(2)用“kelip”副动词黏合两个接续动作, 强化动作依次完成的连续关系; 例句(3)通过“turup”副动词锁定起身、让座的先后连续语义, 再依托后续复合谓语“ʔtynyp berdi”完善行为表达; 例句(4)以“ʃiʔip”副动词衔接出门与前行两个先后环节, 清晰还原动作依次推进的连续内涵。四句译文均以“p”副动词为核心手段, 优先适配汉语连动句先后连续的语义关系, 弱化其他语义类型侧重, 通过副动词形合方式还原汉语原句动作依次发生、前后承接的连续逻辑。

- (5) 她走到琴的身边就挽着琴的膀子偎着琴不肯离开。

u ʃinni ʒeniʒa kelip uni ʒilikini tutti-de, ʒjrilʒusi kelmigen kiʃidek uniʒa ʃi ʒepiʃti.

- (6) 觉民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趁众人阴暗中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递给琴。

dʒʔmin qojnidin bir ʒʔgʒm qʒʒʒʒ ʃiʔardi-de, baʃqilarni ʒaraʒkuda diqʒet qilmʒan waqtidin ʒajdilini ʒippide ʃiʒa syngyti.

在上述例句(5), (6)中, 译者将完整的连动句分译为两个小句, 中间用“-de”连接, 此译法表示前后动作发生的时间非常紧凑。例句(5)中, 维语先用副动词“kelip”衔接先后动作, 再借助“-de”连接助词体现前后动作紧接性的顺承关系, 最后将末尾表主观情态的“偎着……不肯离开”整体转译为比喻性修饰成分“ʒjrilʒusi kelmigen kiʃidek”依附中心谓语“ʃi ʒepiʃti”, 避免多动词堆叠; 例句(6)中, 维语先用“ʃiʔardi-de”表示“取出后紧接着……”, 把“取出”作为触发后续行为的前置动作, 后将“趁众人阴暗中不注意的时候”转换为“waqtidin ʒajdilini”副动词短语作中间衔接, 同时把方式语义“偷偷地”处理为情态副词“ʒippide”修饰核心谓语“syngyti”, 以形合手段整合多层连动动作。

3.2. 修饰关系连动句

修饰型连动句中, 前一动作描写姿态、神情、伴随状态或方式、方法, 后一动作是核心谓语, 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起修饰描摹作用。

- (7) 觉民提着风雨灯在前面走。

dʒʔmin ʃiʒaʒni kʔtyryp aldida maʒdi.

- (8) 琴红着脸低下头去。

²本文着重讨论两个连动短语连用的连动句的情况, 两个以上连动短语连用的连动句暂不进行详细讨论。

ƣın qizirip ketip jerge qariwaldi.

(9) 淑英微微地红着脸应了一声“嗯”。

ƣujıñ sel qizirip «he» dep qojdi.

例句(7)中“提着灯”修饰“走”的方式, 维语用副动词“kötıryp”将“提灯”处理为伴随方式, 体现手持器物随行的修饰关系, 谓语“mañdi”作核心动作; 例句(8)“红着脸低下头”, 用“qizirip ketip”状态副动词结构描摹神情状态, 作后接“低头”动作的情态修饰, 还原脸红低头的神态伴随义; 例句(9)通过“qizirip”状态副动词描摹脸红的神态, 修饰后面应答的动作。

(10) 她马上拉着淑贞往里面走了。

ئۇ شۇجىنى يېتىلگەنچە دەرھال ئېچكىرىگە كىرىپ كەتتى.

u ƣudženni jetiliginiƣe dərhal iƣkirige kirip ketti.

例句(10)中, 前动作“拉着”为后动作“往里面走”提供伴随方式。维译将这种修饰关系通过“形动词 + ƣe”的形式来体现, “jetiliginiƣe”表示“在拉着的状态下”, “iƣkirige kirip ketti”做整个句子的谓语。整个译句没有采用常见的“p”副动词, 而是用“形动词 + ƣe”的形式更突出动作的持续伴随状态, 清晰地划分了主要动作与修饰动作的关系。

(11) 园丁老汪光着头拿着扫帚从一座假山后面转出来。

başwən law wañ jalañbaştıq, qolişa sypırgı tutqan halda synij taşnıñ kejnidin ƣıqıp keldi.

例句(11)中, “光着头拿着扫帚”是修饰“从假山后面转出来”的动作状态, 维译将“光着头”处理为形容词性描摹成分“jalañbaştıq”, 用于静态修饰, “qolişa sypırgı tutqan halda”中, “tutqan”是形动词, “halda”表示“在……的状态下”, 整体意为“在手里拿着扫帚的状态下”, 两个修饰成分并列, 共同说明主谓语“ƣıqıp keldi”的伴随方式。维语通过附加后缀“taq”³与“形动词+halda”两种形式, 将动态修饰(拿着)和静态修饰(光着头)区分开。

3.3. 目的关系连动句

目的型连动句中, 前一动作的方式、行为是后一动作的前提, 后一动作是前一动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12) 他们走过来跟她打了招呼。

ular kelip ƣın bilen tinƣ-amanlıq soradı.

(13) 琴走过去迎接淑贞。

ƣın bolsa ƣudženniñ aldışa berip kytywaldi.

例句(12)(13)维译时分别以副动词“kelip、berip”连接两个动作, 位移动词“kelip”后接社交行为动词时, 在维语中自然隐含目的性, 相当于“过来(为了)打招呼”; 位移动词“berip”后接动作, 常表示“去做某事”, 本身带有目的意。目的关系通过“p”副动词与谓语动词的搭配体现。

(14) 他连忙掉过头去看房门口。

u ittık burılıp iƣık terepke qaridi.

(15) 我去约他到花园里头来耍。

mən berip uni baƣƣışa sejlige ekelej.

³在维吾尔语中, “taq”是一个构词后缀, 加在名词性词干后, 表示“带有某种状态、呈现……样子”的意思。

例句(14), (15)中将第一个动作分别译为“p”副动词形式“burilip、berip”, 例句(14)“burilip”连接“qaridi”, 这种“副动词 + 感知动词”的结构在维语中的目的关系隐含在动作的语义逻辑中, 无需额外标记; 位移动词“berip”明显表示“去(做某事)”, 后半部分表明目的。

(16) 他想到花园里去走走。

u baƣƣisıƣa kirip aƣlinip ƣıqmaqƣı boldi.

例句(16)中先连用“kirip aƣlinip”多层副动词, 后目的关系由“动词词干 + maƣƣı/meƣƣı bolmaq”的结构表达, 意为主语“打算、想要做某事”或“本想做某事(但未实现)”。

(17) 我们等一会儿就到动物陈列所看孔雀去。

sel turup toz kɵrgili hajwanatlar baƣƣisıƣa barimiz.

例句(17)“到动物陈列所”的目的是“看孔雀”。维语使用了显性的目的副动词形式“kɵrgili”, 后接“hajwanatlar baƣƣisıƣa barimiz”。与前面例句不同, 此句在翻译为维吾尔语时, 将目的动作“看孔雀”用“-gili”提前, 表示“为了看孔雀而去……”, 目的关系非常明确。

3.4. 因果关系连动句

因果型连动句中前一动作是缘由、起因, 后一动作是结果。后一行为或状态是由此前一动作所引发的。

(18) 他得知这个消息匆忙离开了。

u bu ƣewerni bilip aldirap ketip qaldi.

例句(18)的因果链由第一个副动词“bilip”启动, 后面的副动词“aldirap ketip”进一步补充方式与结果, 最终以助动词“qaldi”收束, 标示动作的完成与状态的实现。

(19)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很激动。

kɵƣıilik bu ƣewerni aƣlap bek hajadƣanlandi.

(20) 她骑自行车摔伤了腿。

u welisipit minip jiqilip puti jarilandi.

例句(19)前一动词用副动词形式“aƣlap”表原因, 后接核心谓语“hajadƣanlandi”; 例句(20)通过“minip jiqilip”副动词链式衔接, 表达因骑行不慎跌倒进而摔伤腿脚的事理因果, 多重因果通过副动词的链式叠加得以显化。

3.5. 互补关系连动句

互补型连动句中两个动作互相补充说明, 共同完整表达人物当下的行为状态。

(21) 他的三个姐姐都放下碗等候着。

unıƣ yƣ aƣısi bolsa ƣinilirini qojup kytyp turuƣatti.

例句(21)的维译将“放下”和“等候”均以“p”副动词形式处理, 主要动作“等候”借助“-tur”这一持续体助动词表达两个动作同时并存、语义互补的关系, 精确对应汉语“着”所表达的持续态。

(22) 她坐在窗前看书。

u derize aldidı olturup kitab kɵrdi.

(23) 我放下笔看着他。

men qelemni qojup uniŋka qaridim.

例句(22)中“落座”与“看书”两个动作互为补充, 译文以“olturup”副动词衔接姿态动作与后续行为, 自然呈现动作互补的状态; 例句(23)中“放下笔”与“看着”两个行为相互配合, 译文借助“qojup”副动词串联前后动作。

3.6. “有”字型连动句

“有”字型连动句中, VP_1 为“有/没有 + 宾语”, 该宾语通常为抽象名词, 表示主语是否具备的某种资格、能力或条件, VP_2 则是凭借该资格、能力或条件得以实施的动作行为。

(24) 我可没有脸去跟陈克家办交涉。

u ŋarda men bu jyzni kɵtyryp ŋen kedʒjanıŋkige baralmajmen.

(25) 他并没有力量把她从那个脾气古怪的陌生男子的手掌中救出来。

uni midʒezxulqi kelite bolaxn aŋu jat erniŋ ŋangilidin qutulduroweliŋqa meniŋ qudritim jetmejdu.

例句(24)中维译把“没有脸”处理为“抬不起脸”(即没脸面)的能力否定, 通过副动词加否定谓语, 以情态表达传递因无颜面而无法前去交涉的语义; 例句(25)维语将“救出来”译作动名词向格“qutulduroweliŋqa”(为了救出), 谓语部分用“qudritim jetmejdu”(我的力量不够), 构成“没有能力做某事”之义。

(26) 我们有话商量。

bizniŋ meslihetliŋidixan bir az iŋimiz bar.

(27) 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bizniŋ bu qijin mesilini hel qiliŋqa amalimiz bar.

(28) 老张没钱买新车。

lawdʒanŋiŋ jeni maŋina alxudek puli joq.

例句(26)维译以形动词“meslihetliŋidixan”作定语修饰“iŋ”, 再用特殊形容词“bar”作全句的谓语; 例句(27), (28)两句维译均把目的动作名词化, 整体变成领有句, 更符合维语表达习惯, 字面相当于“我们有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老张没有买新车的钱”。

4. 汉语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对应翻译规律

通过前文对六类连动句及其维译实例的系统分析, 可归纳出汉语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对应表达的规律性特征。下文将分类型总结其对应形式, 并提炼整体转换原则。

4.1. 各类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规律⁴

(1) 连续关系强调动作的时间先后。维语中最常用的对应手段是“p”副动词, 用于串联先后发生的动作, 形成链式结构。若动作之间时间极为紧凑, 还可拆分为小句辅以连接词“-de”。该类连动句在维语中结构最接近汉语原序, 体现“动作接动作”的线性逻辑。

(2) 修饰关系连动句中, 维语将前面的动词译为“p”副动词或其他带有词形变化和后置词的状态, 后面的动词译为整个句子的谓语。若 VP_1 中的动词性成分涉及某种工具或手段, 维语一般借助后置词

⁴下文规律基于《春》译本及日常语料的观察, 限于篇幅, 多项连动句的复杂嵌套、边缘语义类型尚未展开。此外, 翻译策略的选择亦受文体、译者风格及语境因素的制约, 并非绝对对应。

“bilən”或时位格来表达。

(3) 目的关系连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形式比较多[6]:

译法一: 位移动作隐含目的时, V_1 译为“p”副动词衔接即可, V_2 译作全句的谓语;

译法二: 把 V_2 译成“动名词 + 后置词 *yǧfyn*”的形式, 把 V_1 译成谓语置于句末, 直观标记目的意图;

译法三: 把 V_2 译成“动词词干 + 目的副动词(-*kili/-qili/-gili/-kili*)”形式;

译法四: 用“动名词 + 向格”结构翻译也表示目的;

译法五: 翻译为“动词词干 + *maqfi/mekfi bolmaq*”的结构, 表示想要、打算去做某事。

基于对例句的分析可知, 在小说翻译中, 译法一与译法三的应用更为普遍, 这两种译法更契合小说语言的文体要求。

(4) 因果关系连动句前动作表原因、后动作表结果。维语将前序原因动作处理为“p”副动词, 后续结果动作作为核心谓语。若存在多重因果关系, 可通过副动词的链式叠加, 逐层传递事理逻辑, 也可拆分为因果复句。

(5) 互补关系连动句中, 维语用副动词“p”衔接两个动作, 常用持续体助动词强化并存含义。

(6) “有”字型连动句翻译成维语时一般不保留连动结构, 而是进行结构转译: 转化为领有句, 将目的动作名词化, 如例句(26)“我们有话商量”译为“我们有要商量的事”; 也会借助情态表达, 如例句(24)“没有脸去”译为“抬不起脸(即没脸面)去”。

4.2. 汉维连动句表达的核心差异

汉维连动句对应形式的差异, 本质上是两种语言类型属性差异的直接体现, 这一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其一, 句法组织方式的根本不同。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 主要依靠语序和语义关联组织句法成分。在这一机制下, 多个动词可以共享同一个主语, 无需额外的形态标记, 仅通过动词的排列顺序就能体现顺承、修饰、目的等隐性语义关系, 这正是连动句这一特殊句式得以存在的语法基础。而维吾尔语作为粘着语, 拥有丰富的形态变化, 依靠显性的形态标记组织句法。按照维语句法规则, 一个单句只能有一个核心谓语动词, 其余表示动作的成分必须处理为非谓语形态, 通过特定的形态后缀明确其与核心谓语的语义关系。这一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维语无法直接对应汉语的多谓语并列结构, 必须将汉语的连动结构拆解为不同的形合结构。

其二, 核心成分的位置差异。汉语是 SVO 语序类型的语言, 核心动词的位置相对灵活, 连动句中多个动词依次排列, 语义重心自然后置; 而维吾尔语是 SOV 语序类型的语言, 核心谓语动词必须位于句尾。这一语序特点, 使得汉语中前置的动作成分, 在维语中必须转化为前置的非谓语成分, 通过不同的形态标记来区分其语义功能, 这也正是前文分析中, 不同语义类型的连动句会对应不同非谓语形式的根本原因。

5. 结语

本文以汉语连动句的语义分类为框架, 将连动句归纳为连续、修饰、目的、因果、互补及“有”字型六种语义类型, 逐一分析了其在维语中的对应译法, 揭示了不同语义类型对应不同非谓语形式的转换规律。研究发现, 汉语连动句多遵循动词线性排列的规律, 在维吾尔语中并无结构上的直接对应。维语通过丰富的非谓语形态手段将汉语的连动结构重组为以单一核心谓语为中心的层级表达。这一差异根源于汉维两种语言在句法组织方式及核心谓语位置上的根本类型差异。本文的研究可为汉维对比语法及双语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多项连动的复杂嵌套结构及边缘语义类型, 结合更大规模语

料深化汉维句法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徐情.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连动结构语义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3] 宋玉柱. 现代汉语特殊句式[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 [4]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1980.
- [5] 吴煜. 连动句中连动项之间的语义关系分析[J]. 汉字文化, 2021(12): 16-17.
- [6] 张建新. 浅谈汉语部分连动句的翻译[J]. 语言与翻译, 1989(1): 22-24.